

序

南郭先生文集

初編
自光緒至十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八



平安

版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記

脩真齋記

河內。佐元錫。語余曰。敝邑寡大夫松埜王倪。築特室於其宅之後圃。命之曰脩真。乃因不佞。請子為之記。蓋其齋方不盈丈。華廬松楹。叢如也。側則佛龕書庫。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八 記

其具是已。它無長物。前鑿蓮池。有華樹。蔚乎繞焉。頗好書。愛僧。每有暇。寢臥其間。以為靖思之處。齋中典籍。繙閱。旁午。乃二三。緇流所善者。至則左携右挈。相得驩甚。遊觀不外求。必於此中。即所觀南海維紀。州西北通于泉。海濱維錯。又有天河長野之水。長野者。獨繞邑而近。北流至大坂城。其山則葛城金峯。亦五畿之間。一名嶽也。乃隱天而出。其南東東極目。而北。即生駒當摩諸峯。莫不盡獻奇。我方內此其際也。王倪為寡君治邑數年。蓋不下堂而使士民就閑燕。

忠信結於上下。百姓賴焉。數病。謝不許。猶日醫藥。自扶以視事。寡君亦特寵。不埤益。令省其思慮。以故得多。優遊齋中。以自娛。不佞。蓋特言其小小者耳。願子為我記之。余曰。夫記者。吾豈敢。且夫越人之射隴西之游。人於其所不知而失焉。乃昧者。膚受不能察。無形於千里也。不佞惡能任其事也。唯是以余觀于松。楚君賢哉。可坐而想其猶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樂也。今夫得其君。行其政。醇醇乎。無為亦惟事上以之。接下以之。有成養覆。日以引恬。猶且謂與其有也。寧

無與其進也。寧退夫然後不居其華強為之容。即事
事事其所無事。反衍以寓諸庸也。無益損乎其真。燕
處超然有餘裕。此其於從政也。何不可哉。乃邦之榮
懷亦尚其君之慶。大夫其可射思。老子曰。修之身其
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深。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
其德乃豐。蓋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松桟君其得其
所哉。得其所哉。雖然是亦妄言耳。君妄聽之可也。夫
記者吾豈敢元錫曰。若是則可以為記。請勿辭。趣之
遂乃略陳其事。塞責云。元錫從其君數至東都。與余

潘安力用居賦

稱多則吾

豈敢

善松桟君名勝就王倪其字

梅仙亭記

梅仙之所臨。廓乎赫戲哉。從列仙戲窮溟。飄飄絕往
者。此地乎。東南極海神岳所濫也。垣周者房總乎連
山隴。屬函一天池。豁如也。遠而望之。波浪渺哉。滔滔
與與。若光若滅。陰晦陽明。風開雨闔。倏忽乎以變。風
飄鷗哉。鳧浮鶴翔。其岼涯則連檣森如。百尺解綃。亦
萬國所會也。左緣廣斥邪連洲渚。數百里而來。樹如
薺。漸通漸大。以至乎此也。瀕海宮巍巍乎麗哉。崇墉

烟霏離館別寢映溟渤乎煥如諸邸夾而南南至品
川百屢撲地綺紛其間五民攸居四會五達車挂轆
人駕肩殷殷軫軫不可盡狀亭之所基嶠嶢乎聳哉
仍增崖而俯瞰通溝鈎曲若一匹練為帶其下閭閻
維錯圍會萬重其西北有竹林是為地仙居亦此亭
之所縈紆而若壺中然此其大較云東都城南出郭
西折數里曰麻布第舍邑屋雞犬相聞蓋又盡數里
則近郊也里有古寺院名善福以大刹雄其地里中
多屬馬亭即其山上也亭之所名蓋故老相傳在昔

真人自此上升然年代踪跡不可知也姑闕焉耳人
以其在都會也近而易之余與同志一上之爽然有
望仙之懷而悲其不反遂繫其所觀作記
猷廟嘗遊觀于此地乃一臨焉傳以為榮猶尚以勝
境也

懷仙閣記

雲夢越公之居自堂舍門廡室屋庫與厨外無容數
畝蓋賜第也公乃梯一樓而上掃除以為披圖書若
會群知友之所縱橫丈有半者三書籍數卷筆研而

已既而同人來飲飲則杯盤旁午人惟所適有臥者
有起者有盤礴者有舞且歌者有嘯者笑者視而莫
然相忘乃謀所以名之於是公乃歛容而言曰以是
藐諸室非敢為名願藉諸君之一言或曰僊人樓居
請以懷仙公曰吁叢爾之陋豈有列真之能至哉適
有小鳥翱翔於簷角之下尋常之間恢乎唯樂或起
而揖之曰瑤池之使乎將毋敢請受命鳥固口不能
言乃使服子對曰唯唯否否夫僊也寥廓忽恍不可
知己必且哈霞飡氣而已乎必且鍊形色而膚若冰

雪而已乎乘龍跨鶴飄乎冲天而已乎必且東窮方
壺西窺崑崙帝之圃而已乎有所必斯有待有待斯
有為小固可以大近固可以遠必也必於無所必適
於無所適嗒乎其相忘乎緙乎其相容乎紛緼乎無
所終極子惡乎知非夫逍遙之墟乎座客顧而笑乃
相和而歌曰嗟來僊乎孰能相與於米真之遊同明
相照同類相求不畸於人不畸於天謂之達僊樓也
謂之閣者盖小而大之也作閣記

快哉亭記

蓋此記也。肥後人墨君徽命之矣。亭曰快哉亭，所在曰惟適園。其君所賜，以為君徽父中瀨翁游息之居。而君徽兄為營焉，以名焉。按圖狀六勝之觀環焉。嚮亭西距二十里，乃隔祇山之坳，棟宇出於望中之頂者半，蓋藏王祠也。陪乎國都，作鎮於近，以其肖和州芳野，因呼作金峯。其崖峭千尋，牆立而碧若滌，曰堆青嶂一也。繇園西長谷之界而北，復折而東，交護國之阜，環岡植白櫻樹數百株，至春華連乎如雲，曰聯華岡二也。特起乎東方者，阿蘇乎，蓋山距城百數

里，翼然高居，亦九州之間一洞天也。頂上神池紫煙，日夜上蒸，天其間靈怪不可殫狀。沍寒甚矣，雪積則歷時不消，曰積雪嶺三也。肥之前有溫山，人稱海西芙蓉蓋封外也。西百餘里而望之，其奇猶尚如摘尤奇於日之夕，明滅來射，曰犇霞峯四也。園東十餘武有溪，沿前坡而下，其水浚浚，北來乃石受焉而鳴，鏘鏘曰漱玉溪五也。漱玉以內，又有一小溪，邊於園之東南而曲，至漱玉乃夾坡雙流，小橋通門，日出東方，光先至焉，漸乃盈園，曰度月橋六也。惟適園距郊數

里在久末村之後。又有春日田崎二村而夾焉。背西面卯。左城右野。野而隣于園者。為稻荷古神祠。巨木森然。稱靈區。馬園凡五十畝。廬舍居五之一。其餘則卉木篠蕩。花實蔬瓜之毛不盡。記云。元喬曰。今之士大夫。世祿於諸侯之國。無異於三代之盛。至于海內晏如。四郊無虞。猶且干城腹心。家相屬焉。國相屬焉。以環拱天下。自養老育幼。外宮室衣裳。翕然和樂。其惟所適。而綏其福於數世者。豈唯倍蓰。蓋當今天下之殷。莫所不贍。則以及國。國以及家。家以及父母兄弟。萬子孫亦惟干城腹心相屬。以享其福。即中瀨翁事其國。其世祿之嗣乎。園池之樂。其唯其君之供億。是饒退食。以休優游。卒歲方夫披襟之時。所謂六勝之適。若其身有之。決乎大國。其尚雄風之餘也。豈不快哉乎。豈不快哉乎。曰快哉者。先是物先生為君徽題。以與之。遂扁名亭。余乃據圖狀。具列云。

論

在中將論

牛門分題

余嘗讀在中將所著。想見其人與行事。而其人與行

事也。則余不欲論之。國史稱體貌閑麗放縱不拘。舍是它亡所考也。則所著其人與行事亦唯若是而已。夫在中將者。詎達哉其文也。不假追琢而巧為微辭。乃託古昔鄙事自述。諧語日出。割名嫵婉。蓋亦穢德玩世之徒。豈可引繩墨而論哉。或曰。此未必盡出在氏。蓋寬平宮人伊勢所補。不然。何以記中將已後事。又且徃徃發其私。斷其語。乃題曰伊勢耶。或曰。在中將屬藁。伊勢受之。參是於理。或然。然莫知其然否。如所編萬葉諸書古風。固已所傳。因以離辭焉。勿論其

自作與否。即極變化著作一家。何其英瑋也。至如其好色牀第不修。世固病焉。然觀其世。唯宣淫是競。一時貴遊子弟。乘危垣望。復關者。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則習尚之使然也。乃病其風俗乎可也。奚獨責在中將為媿首哉。昔司馬相如自作傳叙其臨邛之奔。且文辭靡麗。不為行藏古之人乎。亦不足怪已。後世刻剝之流。好揚惡德。令古人無所容足。則莫取諸風雅也。和歌者流。家傳戶誦。而不問其人。可謂厚矣。且夫貞觀之世。政自舅氏。公卿用事者。莫不出一姓者。其

它雖諸王宗室執與群下上異况乃野王之戚阿保之緒何所望當世乎於是其仕進也未嘗與國家之事洋矣優游不循常貫惡知非穢德玩世陸沈於俗之徒耶夫小野王矢志自匿也紀氏雖微亦傲世不改其樂也乃在中將之周旋其際締交款曲終始如一豈不偉哉假令在中將無不軌於正義蓋亦足多哉綽綽然佳公子也雖然余也獨愛其文故曰其人與行事也則余不欲論之

二源論

源大將軍賴朝與其弟廷尉義經俱起自山東伐木曾氏討平氏中間三四歲終能成霸業而天下密知也而廷尉之功居大半云幕府官亞三公位至特進坐領大將軍而身總方伯之權未嘗出帷牆令行天下其威極矣獨廷尉則勤勞于外數歲脛毛未生而身孑矣何哉夫幕府所謂長頸鳥喙眈眈者也深忍而少恩錮親族鋤雄俊則毋論已即以鷹犬視廷尉縱操之御固在其手夫廷尉之敗也不幸然鳥兔既盡矣而能恃其功乎猶且鉤其爪鋸其牙當乎天下

密如之後則亦廷尉不自省之過也蓋幕府之度亦
 大哉天授也何以知其然也初平氏之衰也諸源並
 興郡國士庶莫不欲舉赤幟樹白旄而方此時才度
 人望推以為盟主則僅伯叔二公而已伯叔初無尺
 寸乃勃然一麾八州之士不期而會駢駢如乃日夜
 裹糧負弩重繭而赴之猶恐後也既而網羅天下群
 雄因使叔氏將焉往擊平氏左右股肱舉而委之旋
 旆黃灑坐觀其成被矢蹀血之勞非多而恢復之功
 歸已天下已集其威益震掌握兵權政是之自出四

語勢自能
 出師之表有
 似

海之大靡不翕然讐服其人力之能為耶廷尉已率
 百萬之衆智足以出奇勇足以摧堅仁足以得人心
 令行謀成攻取戰勝輒莫不如意卒滅大敵禽獲將
 吏以下數十人奉壘載捷振旅而還何其龍蛇也是
 時廷尉亦驕以為幕府處矣斯其功伯氏也大矣即
 兩天下有其一自憚哉然及閉關於鎌府逐跡於京
 城窘於西州餓於芳野乃去而北北圍乎三關幾死
 乎兩越間稍為寄公于東奧幸有秀衡秀衡死而諸
 子瓦解於是龍蛇之威亦單矣螻蟻相聚制焉止如

之何悲夫夫廷尉者非有大逆罔道所經郡國非有疾怨然一旦失路陷阱塞天下岌岌乎累足且不救何也夫幕府伯也廷尉叔也不兩雄理也夫伯而雄邪叔而雄邪伯而果雄則叔欲不雌乎不可得也天下已為伯氏民且左袒其雄則雌叔而不容豈非勢耶從奔者十數人率關張之徒耳勇猛則有之莫能為也於是乎攘臂桎梏之間亦晚矣且也景時之譖鎌府將吏相與為之側目切齒而稍稍欲白其冤然竟不敢白也則彼輩豈一仰其眈眈者輒喘喘色動

自救之不暇耶夫幕府豈不天授乎夫幕府魚肉廷尉也必且夕之則固易耳而且逐且緩者蓋微哉其意謂試之諸國諸國必不受必不受彼乎則是從吾也夫然後足以觀遠方服邪不邪則諸國在其術中而不自知者也與之州瀕東海僻遠尤大自古稱難服也則幕府雖外托死廷尉之罪內已吞而盡之也廷尉入奧果落其術是以秀衡之骨未寒乃因其州人亂舉而滅之如轉掌上物秀衡耄矣亦在其術中而不自知者也景時以三寸陷廷尉報其眈眈獨

以為遂矣。然彼豎子耳，又何知。雖適因之得，固在其術中者也。由此觀之，幕府實眈眈者也。而亦天授也大度也。雄也。廷尉為雌，可知已。是雌雄之辨也。雖然，叔氏不興，雄且晚。叔氏不斃，雄不得其為雄。而叔氏以其功而斃矣。則叔氏興者，不乃為伯氏；援者乎？叔氏斃者，不乃為伯氏；幸者乎？伯氏雄者，不乃為叔氏；不幸者乎？噫！夫廷尉之敗，則不幸也；亦不自省之過也。雖然，廷尉古良將哉。去迄于今，憫然惜其功。云幕府之季年，諸將相為亂，且至其嗣。兄弟相戮，三世而

絕。豈其餘殃乎？詩曰：宜兄宜弟，吁亦難矣。

雜文

擬江因州答源廷尉書

因州刺史江廣元頓首再拜。廷尉源公執事。伏聞執事以不協於大將軍為憂，乃忝命僕以解執事憂。書備至矣。匹夫感激，猶能阨困相赴。僕雖怯懦，敢不竭力。然凡事固有因也。其不可奈何，則非僕之所敢任也。僕陳人耳，假令抗顏為一言，豎儒之語焉。所益哉。乃以僕為足解執事憂乎？雖然，僕又竊有為寒心。則

抑心所為危亦以告也。故敢犯諱忌，陳其略爾。時執事之西也。一戰戮朝日將軍，遂進討平氏，陷一谷，襲八島，卒大勝于長門，殲餘孽於海外，出不數歲而大功成矣。當此時上則天子提三尺而西顧怒，中則大將軍日夜坐廟堂而計畫，下為齊民驅群凶也。則執事之勤勞固宜。然抑何攻取之速也。夫執事用兵艱險不避，風波不懼，擣虛擊不備，又與士卒分甘同苦，三軍莫不泣涕赴矢石如歸，以故所率十不一失。大敵既掃，地外之爛，勤王之勲，內之報宿世之仇，非

執事英武孰能如斯者。可謂天下萬世大功也。始僕竊謂士能一日若斯，曷憂其後。雖然，執事賢公子也，必能盡歸功大將軍，必能翼翼自抑，毋驕恃力，必能以保安全也。欲以是為執事，實不覺起而躍者數日矣。不圖執事自旋旆之後，驕色益甚，遂致跋扈至此也。僕未嘗不悵然自失。夫赫赫者易滅，隆隆者易危。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昔者武安淮陰，功非不大，名非不高，而適足以為害身矣。是可以為執事寒心也。夫王剪數為乞貸，則秦王弗疑；蕭相國賤貫

民田則漢祖高枕此二子而功少於彼耶自辱自汙以居焉何也知必至也噫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真智哉且聞執事有寵於聖上乃陰以為關以西吾分耳又聞在關中也漁色入府左右所嬖公卿子女至閭閻善歌者數十人或取平氏虜女最愛之非邪今諸植耳者謂括糠及米不為難也執事其謂是何夫功大志驕王蕭之所不為也即無遺行猶且危矣今執事如斯而能為可也何有於武安淮陰之事也始僕以執事為智也今也然後知執事非天下真智

者也來書曰睚眦執事者云云是固也然執事憂則彼之云哉其之言曰大叔身負不世之功挾天子據關中且曰天亡二日天下事未可知也夫叔兵略若神麾下諸將亦皆所私服又左右多豪傑是養虎於柙外也一旦不虞恐將不利於大將軍大將軍幸賴威靈亡患其奈子孫何睚眦者從而為之辭則是已然今驗之執事所為執事其能以為盡誣乎且大將軍至親也寬仁也豈唯烏合小臣是厚而遽以薄待至親也由此觀之有睚眦亦危亡亦危危哉危哉是

僕之所以甚寒心也。若夫傲然不改，且令眊眊之言有效，則危哉！又大甚。夫大將軍心極為難知，然有意乎？所以待執事者，蓋欲少抑而處之安地也。已亦不欲若京城殷之蔓難治也。古人有言曰：禍之生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夫明可為乎？可為之始，則福從惑不可為乎？不可為之後，則禍從病者飽食腹悶而責之，醫亦惑也。語曰：語之至者，不能載書。今執事病已倦矣，則內省自診，而事乃可知已。

擬平維盛絕命辭

運餘皇之容齋兮，汎洩洩以擊汰。望陽侯之滔天兮，遭繫擢而留滯。諒長夜之不旦兮，夫惟余心之昧昧。曼增傷而潛寤兮，喟反側以掩涕。既罹時命之顛覆兮，固知余生之末造。遭木蘭之改裁兮，不固根之作。倒羗重介之無益兮，何察機之不早。豈憚余身之被虜兮，悲墜緒乎中道。汨余決心其將去兮，搖輕楫以遂往。指上流以溯洄兮，潮澎湃而混濛。仰明月之麗天兮，竊自誓乎朗朗。何浮雲之無度兮，悵遲遲而慨慷。朝吾赴於南浦兮，躋高岡而少留。忽望中原之逶迤

迺兮哀上國之多仇虎狼入邑而傳翼兮又有唁唁
 之歎犬惜瑤臺之丘墟兮孰云疇昔而偃蹇思美故
 都而不得兮終丘首之多違紛吾系夫帝桓兮歷十
 餘世而揚輝夫惟炎德之勃興兮固懼天極之所歸
 考乾乾以惕若兮獨緝熙而慎徽嗟祈命之不修兮
 亦審帝之不吾濟昔錫余以佩刀兮豈惟兵鈎之為
 帶錫陸離以玉鳴兮飾翠綠與火齊余既受此遺德
 兮恐日月之歟逝知繼及之可奉兮寒吾抑志而抗
 節曾執轡之非其人兮雖有騏驎其焉縶余將輕舉

以高翔兮庶靈宮之依佈裁雲裳而儼裝兮麾朱鳥
 以南嬉夫何下土之杳冥兮上鎖天閭之嶷嶷夕余
 憇於熊谷兮適壹息而志憊夢帝告余曰馥烈之萎
 絕兮女周流而焉邁忽髮鬢而寤思兮邈迷惑以孤
 疑登南州之大墳兮日曖曖將崦嵫悲群鳥之覆巢
 兮矰繳紛以設機遵江海以望予兮壯湘纍之造思
 觀長瀾之淼漫兮世又安知乎余心願令德不身與
 兮墜淚霈以浸淫

戲題高雄山移文

宕嶽之邊。雄丘之巔。洞靈集矣。臯揚副焉。移檄山阜。聲罪風煙。夫以飛遊無悶。考槃自處。匿跡物象。絕景儔侶。恬淵泉而龍蟠。眇峭嶠而鶴舉。蓋金玉之利。不能為撼。王侯之貴。莫之得與。是故牽犢頴川。負石盧水。南首崆峒。而高枕東遊。扶搖以拊。髀強著書於將隱。悲藏龜之永祀。上世而然也。下暨釋氏。道流莫不。或宇峻巖。藉遼野。玄通寥廓。懸解蕭灑。謝染心於草堂。排雜想於蓮社。豈有濯纓反滓。振衣復絛。幽讚翻倒。玄教散渙。詭行頭陀。而徇華僭。號必芻而好亂醜。

莫甚焉。近有文覺。嘗稱狼戾。搢紳闢革。桑門蚊蚋。雖詫隱於西臯。乃飛魂於東裔。本無丘園之性。安待束帛之幣。然乃盲我谿壑。我戀假雲壑。而騁誕纂石室。而偷安我松栢之獨貞。彼蕭艾而何謾。其始則掛錫道樞。繙經妙門。支荷為褥。薜荔為垣。倚筐牀而有聞。顧蒿徑其亾痕。將謂上仇神仙。旁拉清潔。千歲不為壽。萬物何足屑。餐沈澹於朝霞。漱瓊蘂於夜雪。至其虎視乍迴。豺聲一振。指動世味。伎憐風塵。雞尸激霸。狗盜干宸。逞張儀之存舌。偉范睢之脫身。陋干木於

河上狹申徒於海濱於是傷我高岡之汚歎我幽谷
 之空攬萋草之有覩攀叢桂兮如憐畏譏麋鹿含垢
 罷熊受哈既夥解嘲益窮遂至並峯分竦下泉逆流
 風慢悽兮涉日月帳皎兮背秋孤林不賞斷雲誰愁
 是以谷響咽而徒哭山影顧而無情過納為逸之蹠
 惡聞假遁之名舊好永絕往盟靡成寧知將欲企踵
 廢徑回首荒磴再躡霜雪重擠藟藤雖狂夫之為矣
 何靈園之無懲若夫台山之神巨峯之伯從目魁顏
 曷鼻蹙額張鉤牙奮鉄翮烏喙而金冠獸身而岸幘

及木魅楓鬼夔魑方良閃屍如見倏忽止常今各宜
 協其勢同其怒拂影石水潛耀珠樹收白雲于重岫
 吞青霞于前路要囂塵而不揚逐穢趾而無住則山
 阿長清蘭蕙復馥雪耻百世遏謗四域匪惟我境之
 屯難庶亦諸嶽所匍匐

銘

為人銘藥囊

鞭之赭兮維草在野采之者聖乎黎民尚無疾病哉
 于以藏之于筐于囊攜引鏡石誰不以湯液良之僕

蕪無不依也無不依也

守秀緯筆銘

彤管有煒其直如箭相在爾室簡牘維幹詢美且思
又突而弁君子恭默此焉命辭誰代予言自天賚之

銘越君瑞書案

穰彼南畝農夫之力維此替古不懈斯得築我塲圃
匪叅匪稷冀予日新富有萬億

墓碣

東野先生碣

初徂徠物先生以今業創起東都也人或猥以不誦
未之能信其為名高來見者徃徃不達其意而師悖
物先生乃謝曰即履滿戶外何益也蓋數年而有滕
東僻東僻下野人諱煥圖東僻字踰東野先生少為
學精敏有大志既冠乃歎曰丈夫生逢升平可復為
介子博望乎詩書雖缺然庶幾哉幸而不朽雖筆研
足矣遂游諸侯不遇而會物先生為社及來見則大
誦古文文益進物先生亦叩兩端而厭其意稱若得
一敵國時唯有周南縣生相與切劘而復古之學隆

隆日起矣。何今諸公及元喬聞物先生善養才。蓋
往歸之。至則東僻既已入室。雖諸公哉。每稱說不帝。
辟三舍。而東僻亦謙。盡以先之。由是文學之士彬彬。
日益衆。云東僻嘗謂余曰。吾事物先生。豈為耆艾年。
先而然哉。顧千百年復見斯文。東方者非今日。而何。
今世多稱物先生。收才諸公亦由此。益興起者。蓋以。
東僻為稱首也。東僻善音律。工書。又通象胥家言。凡。
所學莫不兼究。屢窮困。而其待親戚。多可稱。行其狀。
并所系諸公誌傳。具是矣。享保己亥年三十七卒。悲。

夫夫喬也不佞。昔生則各言爾志。今乃銘之。亦惟執。
友之義云爾。如其不朽。有遺文矣。是則東僻哉。銘曰。
維時文籍貽之下民。胡而忽兮。庶幾列星哉。神也。

故法橋林菴吉田先生墓碣

先生諱宗山。姓吉田氏。出于江之佐佐木。祖某號祐。
益娶德善院玄以之女。前田氏。生一男一女。男慶也。
女遠。長谷川某。初祐益為江之貴族。遭亂稍衰。
神祖時。前田氏侍太田夫人。夫人水戶威公所母也。
祐益因仕于威公。業醫。賜采地若干。卒。前田氏為屋。

曰日圓太田夫人嘗有功于

猷廟前田氏與焉每出入城中眷遇無比云父某號

慶也後襲曰祐益仍其家號加食邑娶某氏生二女

長遠有泉某次配先生先生實伊兵衛某之子長谷

川氏其先越前人為外戚所養遂冒吉田氏慶也卒

先生嗣時年十一歷仕威公義公肅公元祿中叙法

橋朝干京如例云先生質直奉公無私元配生三女

其二夭其一遠長尾氏元配卒再娶兩宮氏無子子

外戚戶次氏名訥言字子敏今慎齋先生也林菴先

生以某年九月十六日生享保辛丑三月四日卒年

八十七葬于武州豐嶋郡谷中大雄寺銘曰

寧哉寔寔子孫其堅如石

義叟氏家君碣銘

享保癸卯八月五日義叟氏家君卒君諱有忠其先

出自藤氏蓋濃人常陸介卜全之裔也父宗真君諱

有次母芝田氏宗真君自寬永中既已仕姬路侯姬

路侯二世而移郡山又一世還姬路君自郡山時前

後從之禮待日優為國相食祿千石元祿中備之松

山國除姬路侯奉旨正其經界君從監焉先是松
山地入五萬石於是得入十萬石事聞於官特賜
君時服白金有加後每有丈量事吏皆取法于君云
姬路侯即世子侯嗣移封越之村上君既以重職竭
力奉之一藩得依寶永己丑子侯亦即世以幼無嗣
國當除君密上本多氏有大勲勞數十事悲泣以請
官議特令今古河侯奉其祀君事如故更封參之川
谷又移野之古河正德乙未以事去古河凡君身歷
仕四世六十年居職二十三年其間從移封者四君

為人淳朴而廉嚴絕賄賂雖數移士民悅所在稱為
賢大夫後上東都北郊而居亦稱隱君子以終故儒
人長澤氏生二女一男名博芳即多宮長女遠遠藤
直正次夫長澤氏先君卒再取小出氏亦先凶後取
今城氏生二女皆幼君以慶安己丑生至卒實七十
有五葬武州麻布邑曹溪寺平安服元喬銘其碑陰
曰○百里命六尺孤四世輔國可稱古大夫綽乎隱孰知
行藏沒而刻石終焉允臧

雨宮氏墓碣

雨宮氏故林菴吉田君配也常州水戶人考其妣榎
本氏舉族仕水戶食采雨宮氏歸林菴君于東都稱
宜其室君卒嚴有母儀享保乙巳七月既望終于堂
年七十有九葬武州谷中大雄寺所子慎齋君建石
使余銘余善慎齋君銘曰
君子為兒母德可知

祭文

祭滕東辭文

維享保四年六月壬寅朔六日丁未友人服元裔謹
以清酌之奠敬告故處士東野先生之靈曰嗚呼哀
哉夫何一哲人兮離萎絕之多隱祝犁配于淵猷兮
惟甲寅君以殞伊予欵而號泣兮執疇昔之友誼詒
香蘭之結言兮何緯繡以忽棄悵皇天而嘿嘿兮心
惚恍以流淚誠覽君初而悲君心兮屯遭抑厭身亦
屈夫志縱介紘佗以佺儼兮風雲數淮遭此不造父
兮溘以朝逝兮母兮奄其夕死哀天只之釋女兮孤
坎壈以改特佗人礪以易怒兮吾忖心齊夫奴婢遇

帝乙之筮吉兮歸良袂之妹氏固顧室而懸罄兮并
朝餐而當誓伯猶待儲夫厥家兮君顧頷以禦侮紛
族人之整誓兮何獨君而靡倚既字招其應旂兮聊
報志乎懸弧遵書圃而翱翔兮察章畫於前圖逢耆
德於泮宮兮陳蓄思而見字曰來予語女邈矣替古
世莫之能知顧前脩其為理兮傷微言之磷緇聿末
俗之溷濁兮競時容以並馳固衆口之贅肱兮何憐
鮒而離跂痠紛紛而節解兮聖謨備以愈離謂蕙蘭
以為臭兮噤秀言而屬辭藜藿盤而咕筆兮退顧難

而相疑豈魚目之足貴兮燕石碌以充幃吾親太上
之道紀兮聊揚志乎所歸羌夫君之昭質兮忽遵路
而改求謁颺颺而劉覽兮汨減輟以上游拜重華於
二典兮仰夏后於九州雅頌洋其盈耳兮洞太易而
達幽服素王之玄訓兮感獲麟之所由吁鳳鳥之不
至兮賴六籍之有脩右游夏而左左兮挈伯陽與莊
周從靈均以攬袂兮鳴瓊佩而周流衆衝菴以來御
兮紛飢麗以尚羊羗結撰之至思兮綴纂組之琦璜
解連環之詰屈兮碎琅玕而為糞屑珠蕊而咀噍兮

南軒集初編卷之八

勻瑤漿以實觴口氤氳其玉振兮爛曄曄而吐光君
 獨窮乎其將飽兮何司命之不常決通塞於靈氣兮
 訊幽人之貞吉蹇遑遑而中辭兮竭解珮而棲逸顧
 商丘之巖嵒兮拾玉芝乎旭日採蓬桑以為樞兮築
 環堵之一室衣薜荔而行歌兮沐蘭湯以馥馥芬濯
 髮而朝夕兮漸致脩名之茂實忽違棄而永逝兮鎖
 閭闔而深匿尋帝鄉不可窺兮沕昧昧其無極已矣
 侯不歸哉吾將侑羞而墜淚沛兮陰雲曖曖而心益
 盡神兮安在尚饗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八終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九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書牘

與滕東壁

不佞愚夫失於足下數年矣亦不足言乃今區區願執鞭何以致效足下向在藩中德音咫尺此時而猶尚不締一日之好尋且謝病則及辱今日之誼不佞

於人倫謂之何近藩中有司議致廩蓋來夫子有請
云亦惟不佞末列力無尺寸唯是藩中先時不足下
用今且俾足下僕僕爾亟拜五斗有愧哉池柳申詳
無人乎繆公之側

答東壁

疇昔之飲不佞亦不自知在敝廬中得非足下辱臨
之誼興必因人至者乎即常調蓋道可忘而得不期
而然但煩闕擊鮮豈不猶謂恩我為哉愧之耳然以
不佞量之設令侍酒王公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入

云坐云食云飲云則八珍百膳足下豈願之乎枯魚
濁酒亦恃足下無相疑耳書辭懇到何以當之

答吳雪

前既得聞未報不佞狂愚為甚何至書及詩再辱相
勞邪即不佞矍然知自新想師歸山以來高興亡不
可也何乃可忍俯視塵土而不佞一傲吏無所借交
當世亦惟師無數于我則以此為自重故態時發遂
至闊焉失候賴師愛我知我乃今以安焉亦不佞狂
愚哉賤軀仍舊幸勿見怪洞天師無恙煩師一致意

與江子微

不佞雖孤陋乎不可言未嘗知足下則不得不裁書
足下也蓋自吾徂來翁主盟斯文獨於京畿間隱然
干城吾黨者子邪乃二三兄弟抵掌談于一堂者稱
足下不已即不佞如元喬亦不自訾忝得從二三兄
弟之後則不可言未嘗知足下也知而信信久而私
竊慕之惟是邈矣西土之人即知而信且慕之何以
得一聞警效則不得不裁書足下也聞足下去富之
鄉上居西都夫西都於何不有也自金城萬雉曉闕

曾宮暨九市百廡南望北眺諸極觀者幾何即所游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幾何維民之所止為能相聚游
戲者幾何不佞家本西都幼所習固以槩云愉快哉
子徹足下雖然此豈足為知于足下也惟是以余觀
足下則中原鉛藥之役何可使一日無其人如足下
者乃二三兄弟稱不已即不佞知而且信亦庶幾有
望于足下哉不佞屑屑斗筭宦游無成眇焉東海一
介生桑梓不忘日歎歸與已然佗日非遠或得一周
旋斗酒相勞則亦未可知也幸勿遐棄焉昔有貴鄉

者老清水丈人丈人自云姓本入江偶同足下所系
 未知足下族邪否乃丈人余父之執而亦嘗辱伯姪
 之誼其庇是賴今也墓木已拱矣惟聞有其孫依舊
 稱焉不佞二十年間每一念之未嘗不愴然悲丈人
 而想見其嗣矣卒爾及茲冀有見示不則亦惟不佞
 其尚審問之志也果然則亦惟不佞知足下于斯文
 不愈益信而慕乎小詩若干併裁此書以致頌蓋之
 效也

與東籜

出處亦大矣然自我輩視之即祿利亦惟陸沈近乎
 玩世玩斯傲傲斯見愠奈何以野心不可馴之性能
 自欺以持久側目之間乎群有司見以為等濫且斥
 固當矣方今得全首領而歸郊野遂其騰躍奔馳天
 從之願可知也足下恒言官為俗物不佞今乃得一
 當足下如何足下辭廩蓋同病或發事亦奇也散髮
 箕踞陶然相忘江湖之上而後知昔日曳裾益為俗
 物

答無文師

日江上一晤則不數語師已飄然渡海而西遂不知別來有何狀乃欲起居者不果坐彌年歲矣適至俾師下問雖不遑慚愧然審師平安且蒙不棄則不佞心自慰耳不佞自己脫樊中若乃所論則誠愉快也而一飲一啄尚猶不能飜飛覩然餬口此間亦自一間里師在肆中者耳豈不佞意哉然是特世諦不可陳說息心侶故忍使師姑疑焉爾秋興八首特蒙高和和大自山中氣白雲變態忽作持贈之物非師之賦何以得把翫之為感不盡富士賦壯遊哉讀之使人

有欲探禹穴之心然其體裁也以古視今恐獨有所恨與且論不佞根判定焉夫賦之為作古之君子其尚病諸至乃論之談何容易要一二所聞可略而言夫風雅變以來於騷則屈宋是為正始蓋騷亦賦也至于漢司馬相如靡麗繁富大為一家祭如也宜乎其言作賦之心也雖子雲時四賦亦以似相如為榮其後則兩都二京晉則有三都其佗遊覽紀行鳥獸物色以至宮殿之壯觀音樂之微妙爛然奪目者不乏其人蓋歷東漢至魏晉其體漸變而其際作者何

嘗不欲各極其伎且以凌相如踰子雲並有屈宋者
然比之西漢有鴈行有隨行亦終不能飛騫絕塵也
乃變其貌則其觀亦衰至唐宋則愈變愈衰無復可
言者間如眉山赤壁何拘賦也即英雄不可以欺識
者明三百年作者彬彬稱為踰古獨至言賦則僅盧
次摠一人餘可稱亦唯二陸顏謝伯仲耳由此觀之
賦難不其然乎夫賦不為則已為則長卿子雲即為
之不及庶無以愧典午以上願師少上之然師所為
亦足以觀昭明氏之化也吾師乎可以語已所賜楮

生日夜與毛穎輩密坐文房助不佞雅興謝謝若周
旋洞天師請為我致意不佞及老少無恙勿煩道慮

答寂通師

維夏賜書則達自聖林師伏讀且審師雲遊峽中狀
杖屨安穩大慰渴望無論峽中諸勝靡所不遍即如
芙蓉可捫則豈啻峨嶂千百奇哉計師興寄日不淺
耳所惠書其佗諸篇高古何似錐師扞軸乃爾豈爭
崢嶸于諸嶽進步益上者令然邪乃不佞蚤夜以思
所報而不報奈何免怠慢之罪也蓋不佞竄伏草莽

雖稍似或違然以溝壑之分尚未填易衣并食栖栖日勞卒歲之計簡牘之雅邈如山河遂致闊焉仰違如不佞匪唯失計要路即高枕亦復拙矣聊且訴之師已非敢以是為解則奈何免怠慢之罪也諭云潮師推來翁文字師誠是也蓋翁吾道主盟即狂愚如不佞謬列社中未則熟之久矣潮師固知人哉至若推與不佞此過愛之甚其言具至矣不佞何德而處一於此哉又且師所采稱乃拜其辱然不佞奚敢當之若乃師所為文辭以不佞圖之今之操觚者安得

多為此辭哉即來翁亦時旁觀師文未嘗不擊節謂潮師復東夫潮師不亦儼然方外一名家乎師乃為難弟無疑也潮師前既俯就交吾黨填堯如貫之盛於今觀之以是奉憶周旋于中原何日也師其不以丘壑為念則不佞之願也不立字家猶欲陶鑄瞿曇大藏塵垢之言何足為重師哉亦惟為說已者容此且啓已師諸作謹重委命敢點檢奉上拙和二首併上又有近作一二未脫藁今不呈云餘悠悠不乙

與平子和

嗚呼勝生逝矣。今此子不永存者，誰居文章增命，達乃知為天地一大厄。嗚呼勝生，吾與足下不如也。亦知免夫。近諸兄弟議立石，不佞薄劣，謬當作碑。一拙文，一頑石，安足令勝生不朽乎。亦自勝生不朽耳。惟是襄事匍匐，誰圖斯人。而今日有不佞等諸兄弟秉此役也。為足下涕泣言之。

與安澹泊

喬竊聞自大邦先侯憲章稽古，修文獻於宗藩也。則一時簪筆曳裾其間者，亦皆彬彬文學君子。即鄒魯

通藝之諸賢，天祿考書之故老，莫不兼收奚啻稱梁園鄴下之不及也。乃朝夕論思，以鳴其盛。而至今緝熙不衰，何其卓爾大雅也。凡海內搢紳苟能抵掌談文章，必稱大邦。稱大邦必稱澹泊先生者，實先進碩儒。且其人長者也，則莫不延頸思納從游之款。者三十年一日也。喬也雖後，亦未嘗不私竊欽之。喬蓋自在甲藩時，嘗已知於大邦。君子今并君吉田君，又有一二姻戚在，則稍稍及問大邦之政，諸賢之餘論，愈益注望蜀之意云。今年春先生適至，自水戶則今

井君來語以喬文見采於足下狀且為喬計令就寔
于藩邸也伏念此或出今井君懇懇請託然喬瓊瓊
何自得謬藉大邦大夫之賢者薦寵也乃君子愛人
之厚曷敢忘之於時當馳見以謝且請教下風而少
失越且會足下發夕不遂也抵今恨之不獨失千載
之遇一朝也且負不報之罪于長者也雖自責喬匪
人亦知驚下無由驚策也蓋喬少不自量妄附經世
大業之義徒期有成何圖比年以來犬馬之羸漸為
伏疾事不遑省百爾索然况齒已垂四十朽鈍之性

不悛加以落魄踈狂遂乃退伏陋巷即溝壑亦自分
矣是以外之不足當王侯貴戚輸粟之禮內之不能
砥行立名以為重鄉曲時或所著亦惟蟲鳴鳥語以
寓飲咏之私而已過此以往於喬無足言者今乃在
喬內自省假令有天幸仰沐大邦廣被之化得待罪
於輿臺間固鈍刀之末終不能效用一割也况頑愚
之質不曉事一旦率然有觸大邦典憲則於喬乎已
豈不復為貽諸君子知己者薦非其人憂邪乃喬以
庶乎寡過自信者是已則以此前已一再為辭今井

君既辭則吉田今井兩君子更愍喬狂愚乃為明陳利害且諭以大邦在宥之治為含生庇身之地益促喬起夫喬固非不變塞之士則十年庶幾之心勃然竊發恨忘其無足采猶欲盪就吹竽之列謂幸如斯則足以償夙志且成諸君再造之恩也乃復稍稍許之兩君子而今井君以報先生足下足下尚猶不見愠美意以撫存喬未已也然而時則易失今乃聞以東都館中已有中其選者更計令喬就水戶待命乃因今井君所傳獲一一奉之又屬內兄鹿野以書傳

示益蒙足下委曲為喬故遂至就鹿野計之先生足下何不遺之德一至此也即喬小人未嘗不蹶然再拜東嚮懸謝豈敢復有所陳為解哉唯是拮据之私有一二不得已者是以不得束身赴水戶以就辟仰違大愛益得罪于長者不知所言為懼唯是而已若夫喬區區願以初志終焉幸大君子憐察焉古人不云乎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雖喬亦知感知也今而再思前已不一望顏色益以為恨然不可以不報也故敢重冒怒布謝萬分并陳下情乃爾亦惟赴

石有所伸之志也嗚呼親奉咳唾何日也不勝瞻望不宣

答徂來先生

伏讀示教子和赴三河以今日發矣喬不及一握手是為恨哉然聞一至門下告别矣亦猶喬一面耳彼州為韓使所過州侯欲特徵子和以行列國之禮且誇韓人以中國有人誠當矣此行也和一試其所蓄何唯珠履三千之觀也韓人簪劍亦將大慙矣愉快何如贈文謹奉命焉雖子和今已發然此一驛使追

致之尚及之乎餘至門下啓

與佐元錫

甚哉不佞善病不佞以今月初偶得一疾不廁坐吾黨累日十六日起至牛門則得聞西臺君侯召至足下亦從焉恭惟君侯萬福大旆之所向騏驎騎從十里不留行是止論已且復奉君侯玉食之餘得與足下二三知己舉觴高堂則恭喜何如哉乃當走候第以新起冒風霜翌日病復發迄今杜扉而卧坐致歉恨然病勢特不篤醫則戒調攝慎勿櫛沐耳計不久

全愈造謁左右暫缺恭候聊陳足下已不佞善病則病非病酒也乃君侯間燕語或及淳于則請以是啓唯足下是賴

與徂來先生

不侍函丈數日雪後雖若增沍寒吾先生興寄不淺起居亦可知也今日之集雪已消矣豈彼造物者猶且側目吾黨故收其色於大塊使人意不厭邪獨吾黨白雪不減其妍雖彼竟不能惜其秘是為愉快也喬之妻產期已近貧家之役代減獲而拮据者相仍

以故不得走謁左右奉今日之歡恨為甚也豈非彼之所憎獨於喬身縱其怒邪在喬唯命是聽彼所為顧少恩哉若夫先生燕居鼓瑟而坐二罔分職埴麓諸子屬而和者互起也則德夫伎懽從旁調柯亭竹以激其聲爽鳩之常和弄玉奏以其鳳鳴及子帥伯修各執其伎動聒人耳要皆吾黨盛觀也至乃越公子歌大冲詩乘興自神門五鹿崑崙壯氣勃勃千里一瞬以脚當馬即默齋不得默時時傲漱石誤以見其真率子和狂奴大杯自罰酒後語言益為徑庭其

佗卓公富風雅鳳禪師宛然華人凡此數者流俗之所不能窺而在今日其態幾許喬既已不得當一星亦想見其狀益新奇而神馳不停咄咄語笑不覺為旁人所怪遂乃書以代詣候併當談笑即喬之憤亦欲以是解也喬之家事孕婦壯健老母則手製襦褌嘻嘻以俟耳謹言先生乃慈愛之厚莫勞尊慮幸甚嚮所奉命鄙稿錄上唯先生處置是賴不勝悽悽

報西臺侯

舊年以來不走臺上宴而每一念其謬辱延納奉置

酒之歡心未嘗不恍然侍左右忽接手命自天降捧誦再三書則建安詩已飄逸李供奉不多讓然君侯雅量所固有今豈容揄揚其間哉伏想君侯自入領朝職夙夜在公政事埤益喬等乃謂天實憎吾黨有貴盛之資乎則朝之幸吾黨之不幸也披讀來諭乃知君侯之兼長不相妨害斯文也羽翼斯道何其至也鄙稿謹領猥受褒賞對嘉命赧然玉詩和付价上但愚衷甲謝已非復傲鮮奴輩取捷之醜伏惟君侯諒焉

與越君瑞

士之居約蓋足成君子誼哉今夫所謂五交者則有矣王侯千乘之富損一夕費猶足以養天下士而見制於時俗不敢為者則有矣外託養士之名內挾其貴實視如犬馬者則有矣千金之家好為浮道務啗一飯賣其恩者則有矣古曰何知仁義即趨之者熙熙為利之徒已亦皆不可為君子道也僕雖一寒如此激切之情有所注則頗知感恩在彼不在此也伏惟足下誼素甚高此其世家不為不貴所承風而事

者不為不多而儼然辱而借交吾黨僕之狂妄猶且不遺自歡之始蓋已嚮之以為形穢咫尺幸獲顏色日承之則志願足矣詎意僕之無狀已闕卒歲之賞儋石懸罄妻孥淒涼遂至今大君子之仁心惻然憂之近五鹿生至則致以足下垂幣之意尋屬大凡先生重以云云乃悉君子知人愛人之厚有所折節且夫吾黨多君子孰不賢者孰不相謂知己者孰不欲急難相援者然及遭窮餓之厄則人人力之不給即欲為并朝飧以喘息亦猶一勺之水注橫壑之魚坐

致涸乾孰可忍之今幸以大庇令僕猶且飽食談笑如故是非獨於僕蒙再造恩也乃六七兄弟未嘗不為之感動稱謝雖然君子之誼遠於僕觀其成竊幸之甚豈可以一二圖報哉即不言之感亦惟知遇是特耳書謝萬分伏請垂炤

與大潮師

自師之西于今五年靡日弗思即靡日弗思落落不奉一字何以取信哉不佞雖疎狂亦嘗辱師之知遇於我心有戚戚焉知我者其惟師乎罪我者其惟師

乎伏惟師西游之後興寄如何維洛之湫詢美且樂恐令師無東顧之心乎不佞今已倦游退伏草莽憔悴之態無可言者家無尺寸則鬱鬱為章句師食糲間里以代緯蕭之勞移北里轉南門拮据蓬累突無遑黔誠賤丈夫之狀哉向者寂通師游學東都乃枉顧不佞於世諦中一語乃知於師有雁行之好未嘗不交臂而肝膽相傾遂結方外之契以尋師舊盟至今無恙敢聞不佞近移宅紫芝山下則與緣山諸苾芻日以文會也有素有上人者亦從不佞游頗好古

文今將之京乃欲納款於師使不佞請之介此書以
至則願師勿見外上人幸甚不佞亦幸甚想師禪餘
妙偈盈函不棄如聾伏乞見示春寒自愛

與錫島蘭巖

大潮師東也喬猶一聞公之大名翩翩西肥良大夫
哉已而大潮師西也寂通師東也乃三日則辱臨喬
於塵垢中未嘗不頌蓋而故前是潮師蓋已為通師
一言之東都有徂來先生者文宗也哉遂語及此即
若喬亦叨社中末屬則不以下體時時顧以為喬可

與言而喬實無以自表何以當師之過聽乎唯是臭
味苟同肺腑相示亦未必謝不敏遂得朝夕繼見形
穢不自量乃稍稍知師則公之令子益聞公之賢也
又竊見師所為志行卓異亦惟公之賢而令子所蓄
其素固然也至文章之道民鮮久矣而師之緒餘猶
能之今副墨者何可多敵於師哉及師見來翁翁亦
目以千里翁則伯樂也其所顧不亦善乎唯是以喬
所觀師餽口頭陀飛錫周游不常其居雖其道乃爾
至學而習之者日不暇給即良驥恐非所以一試駿

足也夫師之道蓋無所借翰墨而師之誕敷其道翰墨豈相妨害于師道哉以余計之莫若公少留意為給衣食貲暨一二購書費講業東都五六年則其養可成其逸可馳而後世實可畏安知文章不足羽翼其道也願公熟計之來翁前已書以勸公喬亦敢布腹心喬雖不習禮未嘗有所修隻字於無因顧有通師在焉暗投之怒知免夫西東三千里以絲申執鞭之私所恃者書所致者心冀公垂察焉悽悽不次

答有上人

上人發後諸法眷來語法體平安早已入京即蓮華捧足天龍擁護顧當然耳豈復跋涉為念哉尋接惠問益審起居多福既賜章服百爾如意加以上國游觀及鄉黨令族情話愉樂之狀非獨開緘拜辱且渴望大慰欽仰愈深不佞亦京人也至一念錫杖游戲未嘗不神為之飛承惠京師扇二柄不勝嘉貺乃不佞而受之有意哉上人賜之也法顯悲泣故鄉扇人情之所至不可已也乃使不佞一對此忽復潛然切鄉心則為賜乎為非賜乎亦惟上人知我之感足以

動人已敢不拜之賜聞前所託書辱致大潮師既乃
結交誼想是目擊道存交態何似又聞上人所好文
辭之雅至今餘力不廢釋氏一方干城哉至過賞不
佞奚敢當之伏念大慈度世自弘都下善男女子圍
繞渴仰第以時自愛勿疲津梁不佞母妻兒女無恙
幸不煩過慮餘庇及閭家乃盡致之則相與蹶然遙
拜屬不佞稱謝

答卓上人

賜書致自五鹿生恍如承顏色日者賁臨之惠未圖

報重以德音即上人愛我不已遠足以自責怠慢矣
不佞教授不遑寧處日以懣矣初以為懶人故態逼
則益發五七日來診稍見焉誠不以懶亦將以病乃
驚而調護服藥不懈不令至深上人愛我不可不告
今乃病已莫復煩過念此亦幸矣新詩數首賜與寓
自焉病後三復不覺令人霍然分韻二首緼藉和爽
鳩則古人善詭酬五鹿則清意可掬高者如從右丞
游輞川卑者不下錢劉曷嘗令皎然靈一獨縱美乎
當世哉即汀不至阿所好尚猶辱詢于芻蕘點竄之

役不佞雖不足知和璧亦何可忍毀之哉謹藏之櫃
 中永珍焉不敢奉返望夜之約所背者有如明月除
 風雨之外謹當走謁謁則攄肝膽以奉歡也赤城先
 生令嬾新喪社中悲慘誰有深淺昨日弔先生先生
 無恙以告

答津宗榮

昨夜出飲歸家人報晝間有貴价則燈下見十數頭
 鮮魚鱗鱗乎含尺素至拜跪開緘且呼兒烹之仍引
 酒隗然復醉頗覺有解醒之趣此遺也何啻雙鯉感

荷無休時論近有貴恙令人驚悸讀至且日有起色
 之狀氣息初定釋然為慰而為一念久闕問訊不知
 起居胡不增媿罪乎如所論與二禪師者談論竟日
 不知足下作何等維摩亦惟病後卧三昧是為一大
 風流不任欣羨第寒氣已至少加調攝勿以玄理羸
 體下問及老少皆仍舊拙荆十日前既免身其生如
 達子母無害幸勿勞過念

答有上人

辨中師歸自京齋上人書至方發函跪讀則中師且

從旁重致以上人意，懃懃不置，坐得審起居，根受愛顧之隆，問誼懇篤，何以謝之。大文一本見示，披覽翩翾，宛如雨花繽紛，自天上墜，又如數百千天龍羅列會上，詭詭怪怪，不可殫狀，乃不忽遺，且棄使判定焉。夫京洛多君子，今乃遠寄委之，亦欲使不佞自東方為之一證明乎。此雖不敢當，亦知不見罪率然塗抹一再行苟重塞命，不知其非。謹茲奉返簡，在上人心，聞大潮師今已辭京，中師亦東矣。不知上人寥寥之態何似。方今子巨玄察六七子，亦皆願上人之東向。

日疲企望，忍使緣山松樹久已西偃哉。上人其念之所錫香菌，不比尋常。至之日，即作一義芬芬如新發于山上，審之中師所云采之乾之上人，皆自為之。雖愛雅之至，不佞何幸得至，以口腹煩上人，可愧可畏，不知所謝。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九終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十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書牘

報西臺侯

疇昔之命敢忘大惠今又奉玉音再拜讀之益知君侯寬政所庇施及草莽喬也小人不閑於禮亦獲免於罪侯夫喬也偷食無節可言其敢以不數於貴盛

之門自為介乎抑古人有言小人無罪恃實其罪將
恃君子接已而無乃不共以見愠於諸執事遂以失
時併敗際可之誼是懼是以東諸侯之盛未敢干進
惟君侯好士賜盟舊矣德音孔昭視吾儕不佻雖左
右諸執事亦皆憫其不肖莫之或咎焉喬既忘其卑
屢入陪置酒之歡劇談樂飲自謂千載之遇布衣之
游不若也今又重嘉寵固其不棄所天之命永矢弗
諼

與越雲夢

既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喬之無似不見擯棄已辱上
客之遇且公所以為喬禦侮者至矣然人或謂同盟
壹也兄弟不鮮喬有何功德特蒙公之友愛如是將
何以為說焉公可懷也佗人之言亦可畏也若何

與島歸德

不奉光儀春復秋矣非未之思也安得不懣然乎其
室是邇其人則遐亦惟足下夙夜在公僕則日辱泥
塗事雖懸絕均是鞅掌耳則不能屢見自貽伊阻不
足相為怪也足下幸無恙是為欣慰已嚮所願錫秋

古詩集卷之十
興佳篇清妙既遠今乃不愧虫鄙謹和八首奉上而
僕所題代以秋日者蓋將有說也惟足下多聞雖素
所知千慮一得不能不進之請陳其固陋夫少陵作
非無精粗而秋興一出千古詭異無以尚矣孰不令
人感惋興起者遂使後世爭為優孟不堪紛紛乃自
空同輩一二家高視一世者亦皆刻意摹擬而非不
儼然似也惟是較之其平生所著力竭神匱既已不
及豈為避其光炎而逸氣未遑邪至今為恨耳况吾
儕一見西施退愧其貌其尚可為顰哉且夫如少陵

之時亦惟有若秦中夔府有若巫峽有若白帝有若
昆明蓬來花萼御宿諸宮壯觀有若文物山川而今
有一於此乎有若明皇奢侈富麗仙術邊事有若杜
甫朝班及飄零感慨而今有一於此乎詩蓋即事感
興縱有少陵復起恐未可若是悲壯而已况吾儕乎
亦非鑽仰者可庶幾也若僕此篇人將議曰以羊代
牛可也曰朝四暮三可也黠者頗窺伎倆苟不免於
疑則有之亦可也人將曰觸興命題自我為之秋興
八首何不可哉蓋僕之志以為擬倣之作實奪其人

僅可為也。不然少避耳。即拙亦僕之拙也。豈不愈畫
虎不成哉。不知高情如何。聊以當談笑。退朝有暇。乎
願一枉駕。往所致覽。鄙稿一本。請附便。見返。悽悽期
會言。

與子和

可使當吾子和之心者。不可謂不佞。不知之。足下西
游之計。得焉。決之。決之。西京山川諸奇。

先王之觀。則不論。即羊存。至聲名文物。亦周餘之俗。
想當使吾子和。不啻可使當其心而已。不佞於西

京。雖未嘗一日忘鄉。三十年東游。而不歸。安可言哉。
前已相與計。西京探勝之要路。足下不見。而圖之一
日千里。可謂狂甚。而足下百慮必無一失。即亦有窮
途之哭。於足下生平。不足怪焉。不佞不敢復借前箸。
俶裝既整。邪發夕何日。往反兩月。不見子和。離別固
不易也。第悲歌扼腕。顧非其時。亦惟忍之耳。

答玄海師

蒙捐書。書辭高古。若親聞餘論。非獨藤丘之俗質。樸
可想。至夫赤城諸山川。獻吉于師。師亦時時振錫。其

西京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間降魔掣龍之狀與廓落羈寓慕徒懷歸之情宛然
載在簡札使人目想神遊藤丘三日程地不可縮夢
寐周旋徒益悲恨自別之日今乃似一携手也反覆
以喜竟卷則悵然復悲其幻已來翁絃誦無恙諸子
依舊不佞則風塵栖栖惟日不足近又有移居東隣
之舉環堵四壁雖不足勞土木然亦拮据自作手口
卒瘡計七月之交牖戶以成耳不復屬意於文雅一
反之報乃以至今有人還藤丘今不附恐失後便以
故州州裁答若夫眷眷之情非率可盡幸昭察焉論

文歡服三省者可謂奇遇矣越之流人去國之感亦
知師喜似人者也日月如流秋以為期

答西臺侯

承辱嘉命披覽鏘鳴恍如百尺臺上與聞鐘鼓管籥
之音伏審君侯無疾病而能樂并拜加恩幸甚喬時
欲一彈敝冠走拜臺下奈何講授惟日不足不佞出
或越數月遂致闊焉不陪光塵忽蒙賜慰喻且愧且
喜喬今也與醫士為伍近平伎術貪糈極知卑卑設
令聽者解頤亦自一問里師嘖嘖之態不可陳說君

疾也。至來命過稱從游為市，適益愧赧，已何以當之。頃日擬偷一閑，且奉候為苦，雨隔以至今日，恭承簡徵，願訂以明日講後，講率以八鼓前，畢則趨陪左右，以奉餘驩。若夫肉舉泰山，酒傾東海，小人之腸，願染指君侯，方丈者也。預以為嚙一笑。

與徂來先生

二之日栗烈，歲亦莫矣。奉憶左右數日為勞，喬落魄尚猶得以大庇。卒歲唯是鬱鬱日食，筆研之間不能為數。侍絳帳飽聞雅言，豈其天平抑亦喬之生計拙。

哉。昨日石州林氏之子齎次公書至，喬見其人英氣發眉宇，夙已有席卷斯道之志。次公盖有識鑒焉。願得蒙先生一隅之教，必將憤發，亦喬等小子幸甚。彼云近奉謁先生，當已觀采漫遊稿刊本序，繕寫奉呈。伏乞致子徹于京，唯煩先生是懼。

答土伯擘

加生之為文，吉田君艸創之足下，潤色之不佞奈何。乃奪諸賢之力，以為己之功乎。書以見推與，不任慚汗。至若佗數語過賞，不佞抑何徑庭哉。非獨不敢當。

不佞小心，寔戚作爰，居聞樂之狀，唯驚視，不敢安耳。海師者出，如莫邪之新發，於硎散電耀雪，令人目眩。吾來翁橐籥中，固當有此物，不佞與一磨力，則有之。然亦赤山之精璞，已其所出，故非人意也。世多鈍刀，不佞百鍛千鍊，終日矻矻，終未見一割，可用則不佞之力安在哉。諭使加生，從不佞游，即討論修飾，聊且備員，無已則唯足下者所命也。

答滕頌得

足下豈忘邪？前時永久舍中，飲可謂大狂，無度矣。至

則目不見禮數，解衣繫礪，一舉而鯨吸數杯，至賓主醉倒，各睡數刻，鼻鼾雷闐，及覺日已頃，乃復驚起，更稱解醒，雄飲五斗，杯盤狼藉，不知其非其時也。子和挺鉞，秀緯播鐸，僕與足下氣奮三倍，豈徒醉歌劇談，旁若無人哉？近得足下書，則與子和秀緯讀之，恍然念及此事，乃子和目足下，海內風流士也。此生居恒不可人，即使子和眼青者，足下奇可知也。前時會足下乃云，隣家夫每謂為異人，復集顧我輩，非有四目兩口，彼將何視哉？可使流俗闕我輩，則已不然，謂為

馬為牛邪益奇也亦不足怪焉耳今夏想復東再會
近矣子和秀緯大腹枵然舖啜是計即欲使足下橐
中裝頃焉不知能繼之邪否條魚數頭與子和分領
敬謝

與祖來先生

玄海奉先生書至謹致之左右海寓喬書中具言彼
鄉白登不售狀渠少年英豪愠少見焉顧愚夫燕石
非獨彼鄉何投之為則亦非相者罪也渠今熒熒尚
在璞中既且見怪後來夜光一發必且按劍者益多

則適足以見吾黨奇貨可居不知先生尊意為如何
次公前已勸海以去浮圖氏誠是亦惟在無連城之
償可歎

報越君瑞

久闕走謁雖由冗劇無辭可以為解忽奉辱問豈非
君子惠不惠之至乎適益慚愧并承詩以見懷披覽
慷慨俾人髮寒輒引簡牘擬欲一敵其勢奈何才盡
力乏即七襄不成報章姑且負債終當償之他日耳
近公所讀何書也有所著述乎視今之在位君子忠

南齊集卷之十
信者蓋有之矣不如公之好學也子和不通問久矣
此生動乃閉關枕籍群書想必雄篇奇作作驚人語
耳願公暇日命一尊酒其試折一簡徵之不佞亦間
講餘而走以攪此生之匠心豈不大快乎

報源京國

向者賜書及詩不以菲劣謬辱文誼且見過賞不佞
敢哉唯是不佞知足下于平生亦猶足下知不佞于
平生也則綢繆之雅如十年之故書詩反覆不勝見
恤不佞於平生如足下所知也不佞所稱平生信之

平生所稱不佞信之且平生言詩高邁特立不欲齒
牙俗子弟以其無似我者取平生稱足下不佞前已
嚮之及誦所示及詩宮商高張大自家風足下之瑟
於平生之門可知矣不佞忝同調之誼則一鍾子期
亦所不謙也和答二首以致其意佳稿一通雖見屬
點竄亦惟畫墁之安不知所施襲之篋中不奉返十
月之交寒氣將至伏惟自愛

與西臺侯

喬不吊昊天前已罹災臺下周急之仁至矣哉近營

南亭集初編 卷之十
小居衣履器用日以寢備至如饘於是鬻於是家人以餬口凡可以卒歲者君之餘也瑣俚雖非所宜以聞竊惟臺下憫恤靡所弗遍則聊具敢告恩庇之速成

與徂來先生

近得因侍坐厚賜顏色至今數日奉教誨無窮時十六日吊伯彥于龍原乃訪寺僧陳事由遂致之奠將先生命喬亦聊展絮酒而去寺僧感歎不已想當遇彼魂異於佗日所悲者薄葬殊甚墓土蕭然反壘而

已預思宿草時殆難為情但傍有山縣洪父之墓寺僧乃曰葬林生時未審其由後得聞林生初事縣次公因東游學被洪父者蓋次公親云可謂奇緣想之子在夜臺與隣鬼道故邪更與俱西向哭哉亦可悲也敢告竣事

報平子和

以今觀秀緯我赤城社中可當一方節鉞者非此子邪答虛谷書騏驎絕塵如足下所稱亦此生之素也即諸君恐且矐若則不佞老羸伏櫪雖有壯心何敢

望之亦何足云不佞為重此生哉承見過譽獨何哉
 天下固不小也而如不佞一丘垤耳亦惟足下於不
 佞兄弟匪佞得無君子亦黨邪顧足下眼一轉海內
 為空此自其所觀耳不佞何敢當之題雪山社詩不
 佞無書鑒今不敢辨唯以二詩論之似不足二君子
 不佞不阿所好亦不敢隱云近作洪濼秋水河伯何
 以知之不勝三復

報守秀緯

辱賜書一開緘則意氣奔逸忽乎不止若令我駕八

駿作穆天子態子和且足下一日千里非過語也答
 虛谷書近與子和一讀之爽然自失所論海全二子
 既已入護園今且牧之曠莫之野若足下所視則之
 二子它日千里亦自可致不佞有關一篇秣事幾幾
 樂其成已亦惟二三君子足為二子重大兒孔文舉
 小兒揚德祖何可多也海書中具言崎陽之陋足下
 奚尤哉想彼地一彈丸不問當海無當人其可知不
 佞決之於千里外今何以怪之唯是海既居之何陋
 之有則海亦為鄉黨有情哉足下欲作海書待其成

與不佞等一二俱付之致書郵

報土伯曄

三日前得子和所携至足下所賜書披讀粲然因與
子和只之不已是日秋雷小動驟雨颯至子和興寄
頗發乃焚枯魚小飲適有饋鱸數尺者和乃奮起
割作白玉膾屑屑如縷不佞稱善則子和引刀顧謂
曰得使我宰斯文亦如是肉矣因大笑豪飲數盃高
談橫出遂相與揚摧古今并及吾輩而後左把酒杯
右取足下書且復下數斗快可言哉恨不使足下與

守生在坐也神門會期在七日同人一集乃可償前
日遺憾足下勿後不悉

與東伯通

近蒙延召終日杯酒已忘蚤暮不勝恩主所借覽宇
宙大觀圖可謂大觀日月之會風雨之變六府三事
之所治儼然於瞪目之間知此者之於宇宙也其如
示諸掌乎尊大人於是乎死而不朽亦其胸襟之博
固非積學之所致何以一瞬四海之至於斯哉不佞
往年一接尊大人于牛門既知其非常也今乃觀此

圖適且悲其不愬遺一老已手澤所存不敢久留謹封奉返

報西臺侯

捐書之貺并佳序奉之近日侍密坐歡命及拙稿事退而思之再三如臺下之明早已忖度喬愚固無所立不賈當已亦其素也豈敢謂簡牘餘事耳前賢功業竊有庶幾焉亦唯一二陋言不能序次其敢虛飾微世以當其伎乎豈不得已徒以吾儕小人幸遭右文之古薰陶升平之化亦既日知其所未知月聞其

所未聞犬馬之齒尚未半百縱其朽鈍後來憤發若得有所卓爾一言可以立君子林者抑亦區區所以不敢自棄之志也伏惟君侯明德所照廣矣匹夫之思亦既察之無形今佳序所命雖未敢當其萬分區區之志苟得一知於君侯則喬之淺量庶幾不為古所窺測無恤其佗謹以奉戴拙稿亦已決心付之刻者幸大文不朽藉以為托則其臭亦可以傳千載不勝附驥之切

答玄海師

客歲得惠書未有以報近再領下存何綢繆之隆而不棄之至耶披覽恍然似乎與師眉毛厮結叙平生之歡西肥三千里亦猶以師之神通縮地於一赫蹄之間乎起居多福大慰遙念若所諭無知斯文者固也步武之間未足以試馳逐師之英邁恐有所慍顧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識者章甫固自宋所寶也師無復多言自別以來吾黨之事變遷不一不佞罹災者再卧病者再客歲所賜書捧誦於案上五六日東門失火禍及陋室自文房之具賤家舊物一掃烏有賜

書及佳稿諸篇并燬獨所贈來先生書先已達之幸而免耳豈天譴之至俾不佞重罪邪抑亦祝融之神窺視師妙文輒奪而去也方此之時不佞之羸扶老携幼卒卒乎避之不暇徒幸裸而脫火坑而已遂假居司馬門內山王街期改歲而卜築豈圖孟春之晦火寇再侵災後所營衣裘釜鬲亦皆一時見奪老幼毒擊蕭然相見於塗至謂吾舌尚在不則足矣先是不佞病不可風十日方避災之時猶在卧褥至周章冒寒遂不起彌月然幸病在肌膚未至五內乃稍稍

得愈此時諸君亦相謀為構一草堂於青龍寺前富
山街乃率家人入而棲息則徒四壁立小家一二不
得不經營手口卒瘞更得勞疾五月時暑加以外感
乃復卧數十日雖幸醫藥遇良得不化糞壤然至今
六月炎熱日熾尚猶奄奄地下人耳洒洒文辭之雅
廢絕已逾年即一二會盟不廁久之甚矣吾衰也非
復舊時南郭服子遷闊焉久不報為是故已願師憐
察焉子和先已赴川谷歸期未卜秀緯就仕大垣今
春移濃州伯曄則改事小倉侯亦將以今秋徂海西

不佞自越在城南獨以孔邇時時相歡者數子已亦
師所知也今乃索然各逸一方不佞何所恃而能樂
一日乎不佞已四十二拙疾相薄髮日種種且不復
若舊時如此不佞何所恃而能樂一日乎所喜者赤
城先生絳帳晏然神門越公蓮光卓師亦皆無恙衆
君子依舊從事斯道亦惟不佞所居隔絕悵然益離
群之憾也寄諸君書各已致之所贈子和秀緯達之
夫邦外所念及亦皆致師意所懷非一今未能悉病
勞之餘書辭無章笑而火之幸也

與縣次公

向者承杯勺之歡，物其多矣。曷維其忘，和知生著作。今乃奉返，不佞卒業之間，爽然自失。當是神物，顧足下治中，固當有此。躍然者，然非有精璞，于將無所下手。豈大國之寶邪？名山川所出，邪不怠愈。見精彩，後來可畏。越王好劍，鈍鉤步光，莫不出者。想亦從此生始。近謁物先生，將為一言，未發。先生先已言之，即亦為此生價云。

報于士新

先是與賢弟士茹驩，既已得知。足下文雅，每語未嘗不嘆。君家墳苑，一何殷也。尋辱書問，諭示懇懇。又得結驩千里外，縱其同好之誼，抑何嘉貺之至也。足下高明，乃聞赤城之風而興也。讀其書，誦其詩，古人猶可尚友。況於今乎？然亦自非超然英特之質，安能跨於世俗，遠求其所事哉？此其所見，固自甚高。所論韓柳、李、王及揚、摧，當今亦自足下所見，同符我心。至如覃及不佞，則過賞之厚，誰敢當之。無亦足下扼腕吾黨，欲俾不佞崇此虛譽邪？既不敢當，敢忘寵光。夫西

京之盛人文淵藪之會凡海以內負笈入關者不絕
苟言學必言京畿言京畿則摺紳諸君子何限而今
且無一當足下之心者不亦足下所見已高乎適且
難乎其入可知矣京畿諸子群輩為儷亦唯居則不
知有君家兄弟如或知吾黨則何以哉其兆既存矣
乃使海內謂涇渭之間有二龍則池中群物孰不列
目為足下壯之日以企望耳既見賢弟亦猶見足下
若惠好我則固不佞之願也佗日或圖壯游則東道
主不佞敢不受命餘具報賢弟書中不盡

報于士茹

好音至不勝辱貺別來所恃一行書今乃得悉行裝
安穩早已和樂實亦足下之愛切俾我心則降至於
推與不佞與古人並論何以堪之顧不佞固陋時時
即竊自比亦不知其量好尚前修之所謬實無以自
見惟我赤城之高其表東海乎遂使足下者一二英
俊裏糧千里亦足以益我社中奇觀則不佞拊解其
間以樂觀盛事已佗乃無所裨助今不知何以當足
下所望哉以今觀於君家兄弟苟為我黨授旗鼓于

一方者其將誰遣與也奉贈之什一二所陳亦唯是
矣至稱雄篇極其褒賞臭味或同足下者有之豈敢
一處於此哉今兄書篤愛備至乃作報歌布一二請
為不佞致下悃所不悉乃者玄海書至聞自海西還
淹久京師此子亦方外一奇士也想必已歡於足下邪
否江山人先是歌鳳兮而去乃以六月猝發不意去
留狂哉故態也今且周旋邪赤城先生新宅始成不
佞今未赴賀也然亦聞其燕居申申之狀足下勿為
念也子和拍浮酒中如所料每會言及足下不佞無

恙猶能與此生為杯勺之驪請勿過慮
聞師既旋自崎陽京師書至則得悉其狀秦誦躍然
不但拜辱存問數月海上一朝就安不佞而豈大
然喜哉東游之漸已且近矣雖今未期萬里之行其
餘於今三之一而且從枕席上則無佗虞也不佞而
豈不躍然喜哉義全諸子亦皆謂師之東計當來年
豈其然乎不亦唯跂望是切乎全師至今攻藝口師
不已以余圖之與師俱是一雙精物終當合耳道此

西華集卷之十
為慰已京華山川蔚乎美也今不知杖錫日將遍邪
即所交游不問方之外內有可與語者邪乃者知于
生兄弟京人也夙已興起於我赤城則亦皆矯矯不
下人少干客歲東游得與社盟扣其志則所謂雖無
文王猶興者也乃已以五月歸大干則寄音以驩若
已一見面者京師王化不可言無人乃如是近報不
生書頗及師事為師淹於京願一周旋庶幾可與語
也不佞病廢之餘惜氣日加第比去年報中所訴今
乃少安焉幸勿為勞念行樂園題銘洒洒如泥中蓮

翰墨之具多品之賜併仙果頌之不勝嘉珍敬謝

報了願律師

聞之令弟猛進云東門學中館師以甲舍遂從事上
足弟子職及得先月書袈裟安穩併其狀審之惟大
衆雲集之際早已傑然中選雖以師之穎脫然亦幸
甚哉而後不佞之喜可知也人且謂四方之志可酬
亦將無他其唯業成名立以顯父母即鄉黨與有榮
施則丈夫之事畢矣壯哉師之所志他日隆起其兆
先見不佞每與令弟言為二尊喜之爾牘中所錫稱

西華集卷之十
譽過實已甚吾誰欺也亦惟不佞學之不講是懼豈
敢飾固陋之心以居其一哉何以堪之前得于生
書云移居而南且稍稍聚徒授業想當為西京吐氣
乃於師之所館計已咫尺生也吾方內之士雖不關
師家事聽樂竊抃師能已哉生書中又云玄海一盂
飯一衣葛在北山不改其樂所虞者海也以病羸亦
質供捨身之勤不佞且暮西望憂之取于生時一相
見則固已諫焉云願師亦為不佞致此意南北遼絕
但未知晤言如何近義全忽爾發興一夕歸鄉不啻

李鷹之感不佞聞之也既就途不及面別悵乎且嘆
其真率而已乃歸其鄉于泉南以春赴京寓于獅子
谷此蓋其志也其友來云不盡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十終

初稿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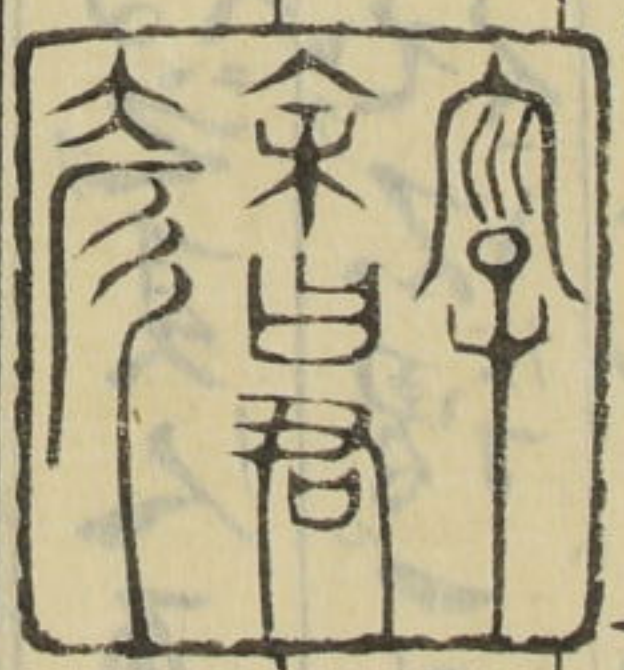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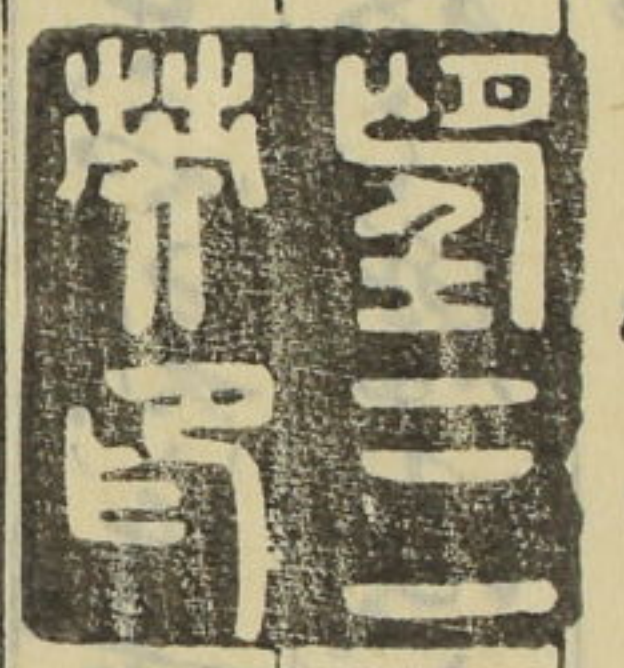
南郭先生前已罹災平日文稿隻存
烏有先是余偶私錄先生文卷初稿
于篋子奈以篋以備而烏以灰燼之
後稿存於是自茲謂有之矣也乙
不惡初文乎遂懼而因之亦乃請
先生笑曰大人林先生初稿祝融氏

有^ル乎^カ崇^ニ何^ソ忽^テ法^國の傳^ハ真^ニ一^ニ也^ニ其^レ西^ニ臺^ニ滕^ニ侯^ニ身^ニ居^ニ藩^ニ任^ニ千^ニ城^ニ斯^レ文^ニ乎^カ也^ニ士^ニ六^ニ賢^ニ之^レ繁^ニ蓋^ニ冠^ニ法^ニ侯^ニ云^ニ乃^ニ少^ニ而^ニ憂^ニ之^レ勤^ニ之^レ梓^ニ之^レ禮^ニ在^ニ侯^ニ敦^ニ推^ニ是^レ乎^カ先^ニ生^ニ不^レ得^ニ之^レ也^ニ余^ニ果^ニ乎^カ士^ニ也^ニ乎^カ然^レ其^レ書^ニ也^ニ也^ニ東^ニ於^ニ之^レ繁^ニ有^ニ物^ニ夫^ニ子^ニ興^ニ西^ニ先^ニ生^ニ亦^ニ為^ニ其^レ也^ニ矣^ニ人^ニ已^ニ也^ニ也^ニ

昭^レ代^ニ之^レ任^ニ心^ニ之^レ斯^ニ集^ニ傳^ニ之^レ其^レ人^ニ通^ニ冠^ニ大^ニ於^ニ則^ニ海^ニ内^ニ履^ニ之^レ籍^ニ波^ニ大^ニ化^ニ以^ニ謂^ニ一^ニ變^ニ至^ニ於^ニ是^ニ也^ニ心^ニ之^レ系^ニ之^レ志^ニ死^ニ乃^ニ尔^ニ亦^ニ何^ニ必^ニ小^ニ於^ニ室^ニ之^レ有^ニ心^ニ亦^ニ惟^ニ風^ニ之^レ所^ニ靡^ニ豈^ニ特^ニ先^ニ生^ニ之^レ力^ニ尔^ニ實^ニ孫^ニ族^ニ之^レ功^ニ佛^ニ蘇^ニ以^ニ輯^ニ詩^ニ凡^ニ三^ニ百^ニ五^ニ十^ニ八^ニ首^ニ文^ニ凡^ニ八^ニ十^ニ四^ニ字^ニ整^ニ厚^ニ為^ニ十^ニ卷^ニ乃^ニ然^ニ也^ニ

初稿影印由郭文集初編在著
子不云也第子以爲云之書錄由易此
舉必其庶幾乎若生二稿三稿亦
亦好有族之云享保甲辰秋八月

廣門望三英



服部小右衛門著

享保十二丁未秋九月日

江都書肆高山房

須原新兵衛梓行

